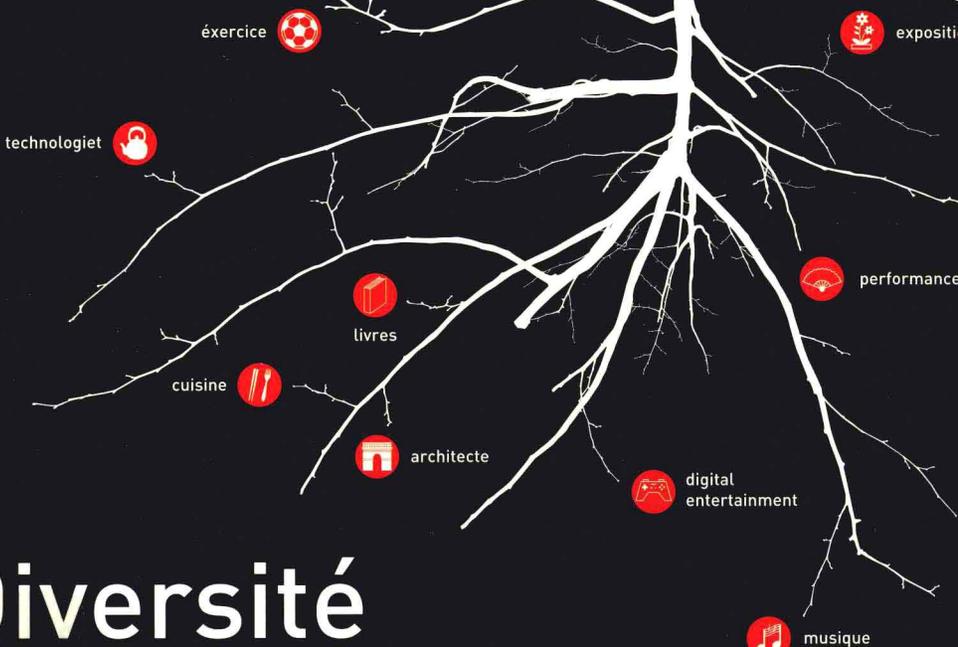


繆詠華 / 廖潤珮 譯
阿芒·馬特拉 著

我們能夠在一致性 / 多元化的對舉當中獲得深刻的省察嗎？
我們能以身分認同的多元性與語言的交雜滋養文化的多元性嗎？
在文化保護政策下所體現的公共文化如何與市場需求取得平衡呢？

文化多元性 與全球化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Armand MATTELART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Armand MATTELART

文化多元性 與全球化

阿芒·馬特拉 著 繆詠華／廖潤珮 譯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by Armand Mattelart
Copyright ©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2005, 2007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麥田人文

文化多元性與全球化

Diversite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作者 阿芒·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譯者 繆詠華 廖潤珮
特約編輯 羅祖珍
責任編輯 吳惠貞
封面設計 朱陳毅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部落格：<http://ryefield.pixnet.net/blog>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 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 · 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 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2011年9月 初版一刷

售價／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173-122-3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多元性與全球化 / 阿芒·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著 ; 繆詠華, 廖潤珮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2011[民 100]
面 ; 公分. -- (麥田人文 ; 135)
含索引
譯自 :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ISBN 978-986-173-122-3(平裝)

1. 文化

541.2

95014528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Armand MATTELART

文化多元性 與全球化

阿芒·馬特拉 著 繆詠華／廖潤珮 譯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目次

- 007 緒論
- 第一章
011 馴化多樣
社會與社群／「世界主義」之發明
- 第二章
037 文化關係之地緣政治學
文化庇護結束／電影政策概述
- 第三章
057 文化制度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創立／例外之前的例外
- 第四章
075 不公平交流之「顯現」
文化殖民進程／傳播的後殖民秩序為何？
- 第五章
095 全球／地方循環性
建造全球網路／思索相異性的新世界／文化相對主義的陷阱
- 第六章
119 文化例外：師法歐洲
共同空間的前提／關貿總協與歐美爭執
- 第七章
135 多元性的地緣政治：文明的賭注
以哪種政策去因應「文化生態」？／哪種多元性針對哪種世界網路秩序？
- 155 結語
- 159 參考書目

緒論

「談及關於文化問題，所有發表論述的用字遣辭都很不確切，若想將概念性的定義強加於這些字眼之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定義只在各種意識形態以及不同體系當中才會發揮作用。」1974年，德·瑟鐸¹於《多元文化》一書中便如此揭橈道。隨著時間的延續，文化的意義雖然逐漸轉變，可是詞窮現象卻只是更加嚴重。邁入新的千禧年之際，「文化多元性」一詞及其衍生義無所不在，更加證實了這一點。文化多元性的範圍極廣，若想一一闡述，那麼就得將種種現實與矛盾狀況一網打盡，並且隨時準備根據環境背景做出妥協。

在保護文化多元性的名義下，各國及各個國際機構紛紛提出應該設立公共政策以及國家性、區域性政策的辯護，以建立精神性的創作作品為由，將視聽產業等視為一種「例外」性的文化保護。為了支持多元性，產品供應的範疇伸展得更廣、更遠，不過，正是這種論據讓大型傳播集團振振有辭地反對文化的特殊身分，從而為其所追求的集中壟斷做辯解。

這些象徵性的轉彎及迴流現象，在在顯示出長久以來都遭到迴避的一項議題，而這種大文化與諸文化的問題，正是世人在認知、組織及創造普世關係時，主要衝突的來源。因此，隨著變數的增加，隨著需以全球化為指標而變動之際，世人自然

1 德·瑟鐸 (Michel de Certeau, 1925-86)，法國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堪稱為 1960 年代以後，歐洲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主要作品有《日常生活實踐》及《書寫歷史》等。

而然會對同質化生活方式與想法產生共同的恐懼。

確認文化多元性為人權的基本一部分雖然是個新現象，不過其逐漸進展，卻由來已久。這顯示出其發展期之長與一路的衝突不斷。多元理想最急切的目標，是希望讓世人遺忘那一段因為拒絕聆聽而壓抑了多元聲音的時光。本書的宗旨，是希望舉出歷史上各個重要運動對文化多元性所賦予的意涵，並物質化解釋這些大文化、諸文化以及其互動的現象如何成為文化潮流，並且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社會生活。把莫衷一是的詞語從語義地層給挖掘出來，以釋放在各個過程的象徵範圍中所進行的反思的不同沉澱，這些過程包括了有多國國際化或跨國化，隨之而來的又有世界化及全球化。

從文化到傳播，從文化到文化領域，從民眾到「公眾」，從公民到消費者，這些對調置換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出現在打著自由貿易旗幟的「普世重商共和國」計畫與啟蒙時代所宣揚的普世價值主義之間、出現在文化殖民的種族優越感與為了保護身分認同而戰之間、出現在封閉的國境境內與跨越國境的中介者之間、出現在公共服務哲學與自由競爭規則實效主義之間、出現在正當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也出現在高級文化與日常文化之間——這些緊張狀態在前兩個世紀中一刻都不曾或停。此領域中的不對稱力量結果，造成今日當我們面對「文化」時，發現它一方面已變成在世界民主市場中提供的一種「服務」，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在一個證明民主重新找回它的意涵的時代，被視為「公共資產」。

這證明了在世界爭奪新秩序計畫中，文化問題將處於中樞位置，這既證明了在霸權概念及強權策略重新洗牌之下，文化在傳播資訊網路與產業的地位轉而成為重要角色，也證明了一個正在形成中的資訊公共領域將發揮其具全球規模的萬有引力，尋求結合跨文化與平等原則的絕對必要。這就是地緣政治觀點有其適當性的地方。

第一章 馴化多様

同類／異類：此一對舉概念是十九世紀工業社會中所理解及理論化的術語，有時以二分法的形式出現，有時則被視為是同一過程的正反兩面。隨著思想、物品與人員流通的國際化日漸頻繁，對於「均化」的恐懼從而誕生。相互依賴的觀念同時顯現出了帝國時代對邏輯的影響，以及對「一個地球」信仰的迫切性，在此地球中科技網路與社會網路將會互相結合，以期能編織一個休戚與共的空間。然而在各個文明國家於傳播文化時所發生的世界衝突中，在多元性中歸納出複雜的一致性的承諾卻搖搖欲墜。

社會與社群

一個或數個文明？

十九世紀建立起了「文化」的標準概念，並成為文化人類學或人類民族學的一門學科。「文化或文明，就最廣泛的人種史廣義來說，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倫理、法律、風俗，以及一個人做為社會的一名成員所掌握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這是 1871 年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 B. 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所下的定義。他也提出了區分不同社會的是「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當代的想法有助於文化演變的解釋，諸文化的歷史可以總結為一個克服跨越之階段進程的繼承延續。殖民心態很快地便

攀附於這種交流意義的概念性爭執之上。信奉這些理論的所謂擴散論者支持如下看法：從某文化到某文化的潮流，不可逆轉地，必定是從最「開發者」的文化流向最「原始者」的文化。就單邊供給來說，它的擴散會一發不可收拾，其賴以立基的教條則是認為，被列在文明化進程標竿底部的社會沒有能力去創造。所有偏離現代或西方母體者——對種族學家來說，就是非白色人種者——都層級分明地被列入更低的與過時的級別。「迎頭趕上」的祕方，便是屈服於已被證明可行的榜樣。征服新世界與偉大的發現之旅已然孕育出了「好野蠻人」概念，一種具有多元異國情調的形象，宛如對比老是戰火連天的舊世界的心靈補充之用。「多元」一詞在歐洲帝國時代重新找到通用於拉丁文中的定義，而且古法文及中古世紀法文也沿用該定義，那就是野蠻、低劣、殘暴。自從 1889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櫥窗中便有了與殖民展覽聯合展出的人種誌探險櫥窗。英法二國首先勾畫出非洲各種族疆域的地圖，其目的就在於對當地人綏靖與掌控。根據維多利亞時期的管理人士與「官方人類學家」的說法，這種文化疆域的確切劃分，明擺著就是「種族政策」。

如果說文化人類學是根據「原始文化」的定義形成，那麼於同一時期出現的犯罪人類學，則在所謂的進步社會中圍捕和攻擊它，並且在新的野人與蠻子身上看到文明前痕跡殘留，亦即，那些違法亂紀者、青少年罪犯、從事運動的人群，那些「危險階層」。

「不存在一個人類文明，有的只是各種不同的文明。」從牟